

地方行政單位無知地焚燬，如今所剩無幾；所以這個資料集相當可貴，成爲今日瞭解當時情況的一個依據。

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省文獻會曾調查過全台的寺廟，可惜僅是文書公文上的調查，未做實地的田野普查，精確性當然令人置疑。而政府方面只作消極性的寺廟登記工作，欲從各鄉鎮公所得知完整的資料，亦是件相當困難的事。一九八〇年代，學界才逐漸以較多人力投入，廣泛而有計劃地做宗教方面的調查研究。

史料常會因戰亂或時局的變動而遭到破壞，戰前的史料就常遭受到這種命運。目前，台灣史田野研究室的同仁到各地尋找資料時，常因史料被無知的破壞而傷痛不已。

頃聞宮本氏於數月前逝世，研究台灣的老一輩日本人已漸漸凋謝，宮本氏的這本調查報告，能夠於其生前出版，誠爲可慶，謹以此文表示哀悼之意。（張炎憲）

田野拾穗

台中沙轆社平埔族遺跡

漢人移居之前，台灣已有先住民分佈各地，其中平埔族的分佈區域以西部平地爲主。由於地理位置與交通關係，大陸移民入墾台灣，多以西部平地爲先。因而漢人的墾殖活動，勢需不斷與其發生接觸。自明鄭以來，尤其清領期間，因漢人大批相率渡台，百餘年間，雙方不斷的接觸結果，無論土地競爭或商業交易，土著皆較居劣勢。爲求生存，先住民或接受漢文化洗禮，學習漢移民生活方式；或則遷而避之。

就全台言，平埔族的遷徙活動以嘉道年間的移住最爲繁複，其間中部平埔族主要移居今宜蘭與埔里地方。然而有關先住民移住文獻，卻無今沙鹿鎮沙轆社的移徙相關記錄。按沙轆社屬平埔族拍瀑拉（Papora）的一支，十七世紀荷據時期的戶口調查資料上，已見其相關記載（見中村孝志“荷蘭時代の蕃社戶口表”，時名爲“Salach”，總人口三六戶，一〇六人）。該社社址位於沙轆山麓一帶地區（今沙鹿、梧棲皆其勢力範圍），就今行政區劃言，大致上清水（原牛罵社活動區）以南，龍井（原水裡社範圍）以北至海地帶皆其活動區。今沙鹿工業學校至新台灣紡織廠，中山路靠中港路邊的國民住宅

區，及中港路旁巨業車庫一帶較高亢之地爲其舊址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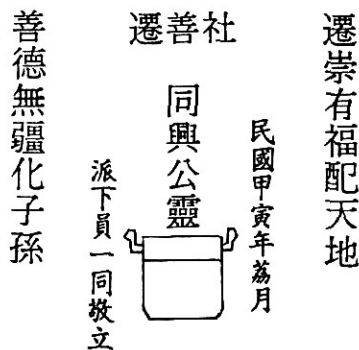
今沙鹿文昌街附近社口媽祖廟原爲番地（俗稱番社埔），文昌街上的「番婆井」乃自然出泉處，爲昔日土著（先住民）婦女滌衣所在，因以得名。惜該地已爲黃姓人家所購並已填平建屋，今僅餘一小口泉水由黃家圍牆流出，進入“番婆橋”下溪流中。番婆橋對面四平街上的天公井亦自然出泉處（今已填平，並爲保安宮燒紙爐所在）。以上二泉應爲大肚傾動地塊清水斷層線所在，沿此斷層線所出現的泉源尚有清水埤仔口（俗稱靈泉，日據時期由於建造自來水廠，致水源枯竭，今已成死水，水上即清水清心餐廳所在）及龍井鄉的龍目井。

如上所述，沙轆社的位置正是所謂“勢高臨流”的自然地形。早期人類科技文明不發達的時代，選擇高亢地區居住，既可避風颱，取水亦容易，該社位置可作人類擇居條件考慮之一說明。

依據梧棲黃海泉先生提供的地契資料，直至光緒末年，遷善南北社（雍正九年，沙轆社因參與大甲社番變，事後清廷改其名爲“遷善社”）仍掌有沙鹿、梧棲一帶土地及魚塭所有權，由此雖無法證明嘉道年間，該社未遷離社地，至少可說明尚有族人在此活動。而依沙鹿八十六歲陳姓耆老（五常）表示，其母生前，沙鹿尚見平埔族人（臉上有刺青）。然而曾幾何時，沙鹿的先住民或因遷徙，或爲後來的多數移居者所同化，今日已難見得遷善南北社族人蹤跡，土地所有權亦已出讓殆盡，今日所見相關建物僅存位於中山路巷內的同興宮祖廟，供奉“遷善南北社歷代祖宗靈位”，屋後之方型灰色建物，據當地居民表示，乃社人骨灰保存處，方型建物正前方壁上有一類似墓碑的刻石，資繪其圖附於后，以供參改。（按刻石上的“民國甲寅年”，應指大正三年，即民國三年。“民國”二字可能光復後重修所換字樣）

雖然同興宮的建立與管理狀況，目前尚無法獲得具體資料，并提出進一步說明，然於遷善南北社社史發展及其漢化現象，同興宮祖廟亦不失爲一珍貴資料。（洪麗完）

遷善南北社



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與福客移墾的關係

清水調元宮又名三山國王廟（俗稱王爺宮）；沙鹿保安宮原亦供奉三山國王神祇（亦屬三山國王廟）。三山國王乃粵東潮州府轄下九縣人民的福神，因此移居外地的潮州人士多隨身攜帶三山國王廟的“爐香”做為護身之符，三山國王的信仰因而隨潮屬九縣人的足跡，散佈各地。

然而興建或維持一座三山國王廟，需要相當數量的潮州九縣移民的支持，故任一地區三山國王廟的出現，亦足以表示當地曾有某種數目的客籍人士聚居。依據日據時期的調查資料（台灣總督府官府調查課編，“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今清水、沙鹿一帶居民以閩人居多（其中清水佔99.2%；沙鹿為100%），然而廟宇可作為聚落發展的指標，清水調元宮與沙鹿保安宮的建立，是否意味兩地亦曾有相當人數客籍人士定居？（日人關口隆正曾指出清水地區的客人因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亂遷居大肚山以東地區，見“台中地方移住民史”）

按位於清水牛罵山麓大街路的調元宮，今日盛況已大不如前，廟地縮小，香火亦不盛，是否因客人移居他地或另有其他因素，造成其沒落現象？至於位於沙鹿四平街181號的保安宮，據鎮民所言，原址在今沙鹿中正街（與四平街垂直）福利宮（即土地公廟）所在。土地公廟舊址由於廟前天公井（自然出泉處）每每水滿為患，三山國王乃託夢扶身乩童，願與土地公互換廟址。由於移址後的三山國王顯靈，果然天公井不再水滿成災，福佬人感其恩德，意欲往拜三山國王，不料為粵人所拒。福佬人憤而於隔鄰另建玉皇殿（俗稱天公廟，在四平街123號，位居今福利宮與保安宮之間）相抗。以上傳言，雖不能完全據為史實說明資料，然而曾幾何時，保安宮的信仰結構（指三山國王以外，尚有其他福佬系神祇進駐）已大大改變，足見保安宮的福佬化與福客間的勢力消長不無關係。

如上所述，清水調元宮因保持原主神三山國王的祭祀，盛況已不如前；沙鹿保安宮由於福佬化結果，反而造成香火頂盛的現象，兩者歷史意義之複雜，實值得注意。

有關上述兩座三山國王廟，即調元宮與保安宮的成立、發展與演變，筆者刻正積極收集相關資料，希藉有關的文獻記載，配合田野訪談，發展專文，進一步討論其出現背景及其所呈現的歷史意涵。（洪麗完）